

## 新民晚报

第一次到上海,是1980年。上海的高楼摩登得叫人瞠目,但更叫我眼睛一亮、难以忘怀的,是上海的菜市场,让人一下子觉得什么才叫“目不暇接”。后来随着国家改革发展,外省的许许多多城市,五光十色的商场、鳞次栉比的大厦也一座接一座耸立起来。但是,要论最接地气、最让居民生活便利以及舒服的程度,菜市场的建设还真非上海莫属。

上海人买东西,讲究“卖相”——即所谓品相,从里到外的品质。品相不好,卖菜人宁可扔掉。这蔬菜的水灵鲜嫩,太叫我这个北方人叹为观止了。

## 上海菜市场

张苏华

上海的菜市场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一绝,称得上是城市的一张独特名片。无论你走到哪个小区,只要有居民住的地方,不远处,保准寻得着一个标准化的菜市场。菜市场首先姓“菜”。一走进去,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眼花缭乱的品种齐全的新鲜蔬菜。色彩不一深浅不一,全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择得干干净净,一眼望去,赏心悦目。尤其蔬菜的新鲜程度,绝对拔得上头

菜、蓬蒿菜、塌棵菜、鱼腥草、荠菜、菠菜、韭菜、油菜、芹菜(光是芹菜就有好几个品种)、草头、等等等等,看得我直眼晕。在上海人看来,每天的佐餐是必有一份青菜的。他们有句俗语,叫做“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我先生和我在北方生活多年,那时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买不到菜。我先前不明白:明明有那么多的菜嘛:白菜萝卜、西红柿土豆,还有

豆角、茄子、黄瓜、青椒、西葫芦、南瓜、丝瓜,怎么能说没有菜?后来才知道,原来在他眼里,绿叶菜才称之为“菜”。

在上海菜市场里,东西南北各色干鲜之丰富,尤其是促使你兜兜转转流连忘返之程度,一点儿也不比百货公司差。这里不仅仅只有蔬菜,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从头顶的美发到脚下的修鞋,从山东的煎饼果子到挪威的冰鲜三文鱼,可以说,你的一日三餐、家居生活、吃喝穿用方方面面的需求,都能在这儿得到解决,都可以让你得到满足。我甚至在这里买到过枕芯用的荞麦壳!所以菜市场另一个特点是全。一根葱、一头蒜、一根黄瓜也照样卖,不厌其烦。上海人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菜市场才充满了亲切感。

一天早上,我正在买煎饼果子,就听见埋头摊煎饼的阿姨对着一位顾客打招呼:你好!对方也回应一句:你好!顺着语音回头,原来是位金发碧眼四、五十岁的老外,双腿跨骑在一辆自行车上,双脚撑着地面,排在我身后等着买煎饼。问问阿姨,原来对方是位老主顾了,难怪阿姨已经与他相熟了。

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有经营各种现做现吃的小摊。一次,也是在早上,我和先生在菜场外面简单的餐桌旁喝豆浆,忽然,看见另外一张桌子旁,有位七十多岁的男士似乎在哪里见过,也在和妻子一起用餐。我左思右想,这不是乒乓名教头张燮林嘛!我简直难以置信。我先生是个乒乓迷,他也觉得此人是张燮林。可是,在小菜场这样的地方,能有大名人出入?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我不顾冒昧,走上前去问:“请问您是张燮林先生吗?”对方先是有点疑惑地看我,当我报出我也曾是一个乒乓球迷时,他点了点头,答道:“是的。”



都说上海人“挑剔”或“精致”,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从上海菜市场,让我看到了“挑剔”和“精致”,意味着在这里生活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有更好的服务,有更加令人愉悦的生活质量以及体验。前不久见到一位北京的编辑朋友,在上海生活了三个月,见到我时感慨:上海生活真方便。我想,她指的恐怕是24小时便利店什么的,如果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更长的时间,也像我一样,去逛逛这儿的菜市场的话,说不定会有什么大作问世呢!

## 左台阶,右梯田

杨斌

那些著名的宏伟建筑,为什么要在世人面前耸立着高高的台阶?这是在提醒我们:要进入高层次的领域,必须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所以,有志者无不刻苦读书,勤奋工作,努力向上攀登。老天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你只管脚踏实地往上走,自然就会不断刷新自己的高度。就像“人”字头上的左侧多出一块,勤勉之人永远比别人高出一头。然而,再高的山也有顶,再辉煌的人生也有峰值。无论你的海拔有多高,也不管你的精神境界还在不断提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过了花甲之年,肉身就开始提醒你:应该下山了!往上攀登时,我们总是嫌慢,恨不能跳级、越级,一步到位;往下走时,我们又都眷恋高处的风景,不想走得那

么快,“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但是既然有上,就会有下。任你在山顶徘徊多久,最后也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去完成“人”字右侧的那一划。好在此时社会把选择权交还给了你自己,你不必再走那短促的台阶,而可以选择比台阶宽广很多倍的梯田。走在梯田上,你不用那么辛苦,因为它平坦宽敞,不再拥挤,更没有倾轧;走在梯田上,你可以静下心来,细细观赏那登山时顾不上看的风景;最重要的是,梯田那么宽,有时甚至模糊了上山山下的差别,让你感觉不到上下台阶的压力。你可以优哉游哉,慢慢看,慢慢下,直至渐入平地。一边想一边往下走,遇见几位农民在空闲的梯田上忙碌,一问,说是为秋季播种作准备。哦,秋播、春华、夏收,这就是婺源油菜花的生命周期——左台阶,右梯田,则是我们有点抽象却很完整的人生!



## 刷尾负鼠

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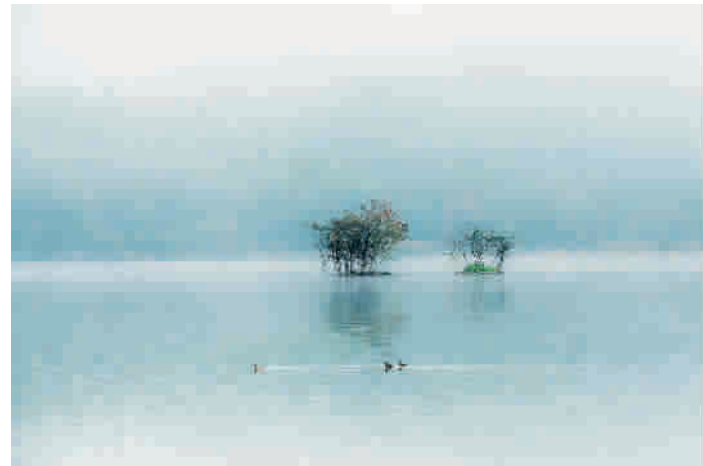
先生告诉我,家里的房顶里有动物在活动,已有两三个月了。先生一向耳聪目明,而我一直都无知无觉。先生将一个摄像头放进了房顶,从摄像中看到一只相当于一般猫的尺寸、有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的刷尾负鼠在我家房顶里栖身。我们很意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十年,还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动物。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奇怪。刷尾负鼠是为数不多的既能在城市里繁衍生息,也可以在大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动物,所以是澳大利亚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有袋动物。我们住家周围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就是它最热爱的环境。这个不速之客让先生非常闹心。当年我们房子装修,改建时他花费了很多心血与建筑师一起设计、讨论、督工至完成,岂能容忍外来入侵者。于是先生大动干戈,一定要将这只刷尾负鼠拒之门外。他将房子外所有摄像头都对准了房顶来观察它的作息时间和出入口。不日,我又签收到一个网购的大笼子。一段时间后,就找到了它的出入口及生活习性:白天睡觉,傍晚开始活动,在偌大的房顶里游玩,夜里十点后出门,然后天亮前回巢。先生为了调整摄像头,安置笼子,几次上房顶,有时还送上水果。它也不怕人,静静地看着他和水果。它最喜欢的是香蕉,吃起来啧啧有声。一来二去,先生的口吻变了。我问他,近距离看到的刷尾负鼠是啥样子,是否和网上的照片一样。他居然回答:“网上照片上的样子很狰狞,我们的这只乖巧可爱。”我笑说:你真不是要把这只小可爱留下来吧。

周五晚餐前,我们将一片面包点上香麻油放进了笼子里。晚餐完毕,发现刷尾负鼠已经关进了笼子。这下可好,正是它精力最旺盛的时间,就连愚笨的我在楼上睡房里也能清晰地听到它拼命地活蹦乱跳,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安静下来。第二天早上把笼子拿出来放在后院,它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无论是响声还是给它蔬果,一概不搭理。我以为这是要绝食抗议呢,担心又无奈,还好,下午它不仅吃完了蔬果,还睁着圆圆的眼睛安静地待着。原来它白天的酣睡是不受任何打扰的。

先生抓紧时间加工安装,封上屋顶的出入口,一切就绪,星期天傍晚送走它。有经验的朋友曾告诫我们不要喂食,不然它不愿离开的,但先生既然没忍住已经喂过它,我们只能驾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公园去了。打开笼子后,它一步三回头地迟疑了许久,才向公园深处的林子跑去。

先生的一大心事总算了却了。以后每当与同事朋友聊起在公园树上看到刷尾负鼠,先生总会打趣说:那准是我家的那只。朋友们笑道,怎么都是你家的?前几天看到电视新闻:大白天里,一只刷尾负鼠竟然躲在一辆小车内盖里,可能是为了取暖吧。车主无可奈何又不敢开车,找到警察帮助。警察用了许多方法不果,当然啦,人家正深深地沉浸在白日梦中,最后还是找来专业人员扯着它的一条腿拉了出来。我调侃道:这是不是曾在我们家的那只呀,如今流落街头了。

七月初赴俄罗斯旅游,本是冲着世界杯凑热闹去的,想在主办国感受一下足球的疯狂与魅力。经过了九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圣彼得堡机场。走出机场后,映入眼帘的却不是想象中的世界杯会徽满目、会旗招展。坐在大巴上,抬头只见蓝天白云和道路两旁一排排高大笔直的白桦树,还有好多红松树交错在白桦树中时隐时现,景色十分优美。一路疾驶了半小时后,终于在一座桥梁旁的栏杆上,看到了几面印着世界杯吉祥物“扎比瓦卡”的旗帜。“扎比瓦卡”在俄语里意为“进球者”。听导游讲:这也是世界杯足协筹备会人员来圣彼得堡时挂上去的为数不多的旗帜。听后,游客心里都有些纳闷,好像觉得世界杯广告宣传不够浓烈似的。这时,导游



## 仙境

侯伟荣摄

游似乎已觉察到了大家的疑问,说:大家在俄罗斯的十天旅游期间,沿途你们不妨多留意看看,还能发现些什么?这卖的是什么关子?好奇怪哦。于是之后数天里,我们辗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之间,就多了一个心眼。在圣彼得堡的苏兹达里小镇,我们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这个总人口不到一万的小镇上有大大小小80多座教堂,远眺洋葱式的圆顶高低错落,大多是以白色、浅蓝和深蓝为主色调,无论外观和入内参观,都让人难以忘怀。小镇是干净的,宁静的,没有任何环境污染和文字污染。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个小镇而

## 一个“没有广告”的国家

李慧冰

已。错!在莫斯科市区南部的卡罗明斯克庄园,在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主楼,这座高达240米的宏伟建筑前,在产生世界杯冠军的主赛场——卢日尼基体育场,在美丽的莫斯科河畔,在纪念二战胜利广场以及著名的俄罗斯最美丽广场——红场,及周边街区等等不少走过的地方,我们终于觉察到了:大家都没有看见过任何一条国内外的广告用语。甚至在莫斯科最大的超级商业中心——古姆百货,同样如此!说实在的,真心蛮震撼的。席间,朋友们都拉开了这个话题。导游见大家谈得热烈,便笑眯眯地来到我们中间说:

不知不觉,我与小芳老师相识已有十五年了。最初的相遇缘于她主演的《何文秀》。2002年时,偶然看到她80年代时的实况录像,那种感动和震撼至今记忆犹新。我虽此前对戏曲一直都怀有朦胧的好感,但那次才真正被一击而中。她在《私访》中唱“春风送暖万物新,来了我文秀再世人”,欣喜之中饱含沉重,把那种劫后余生者的感叹演绎得如此到位。她在《哭牌》中演何文秀隔窗观看妻子祭奠自己,有欢喜、有感动,有伤怀、有欣慰,把人物内心的悲欢交加、百味杂陈展现得生动风趣却又韵味深长。那种味道,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说清。那天,我边看边哭,心情复杂到难以言喻。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我设法辗转联系上了尹小芳老师。

与小芳老师的相遇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是在这一年,我找到了一些同样爱好越剧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学生越剧协会。未名湖畔,开始有了越剧柔婉的旋律。而小芳老师和我也因着越剧的缘分,日渐熟悉和亲近起来。我还在北京时,每次来上海看望小芳老师,都会把旅馆订在她家附近。拜访完她离开时,常常都已是晚上。临出门,她总要送到门口,并嘱咐我到了旅馆就给她发消息,免得她担心。记得有一次大家聊得特别开心,我回去时走路都轻快得像要飞起来,没几分钟就到了旅馆。我拨通电话向她报平安。她接起电话来听见是

我就很乐,说:“到底年纪轻,脚又长,才刚刚出门嘛,怎么这么快就到啦!”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她在那头笑意盈盈的样子。这些情境,每每回想,都让人觉得无比温馨。2011年时,北大越协打算办一个尹派折子戏专场。计划初步确定后,我有一次就在电话里和小芳老师说了这件事。她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了我们整体的节目安排,得知我要在最后压轴演出《何文秀·算命》,就问我们打算从哪里演起。我回答说,从“枝头鸟雀闹声喧”开始。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整折了,对我们这些殊少上台的学生来说,其实颇有难度。所以她一听就乐了,笑我们胆子真大。但那天说完之后,她居然在家里默默翻出各个尹派学生出版的《何文秀》伴奏带,一盘盘听,从中找了比较合用的,专程给我寄来。之后,她又让人专门为我订做了这一场的何文秀戏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只有默默铭记于心。她有时会当我是个大人那样探询商讨,但更多的时候则当我是个小孩子般关怀爱护。十五年时光,转眼即逝,回望这段岁月,只觉得满满的都是她的印记。



## 七夕会

你们大家都发现了,俄罗斯没有广告。这是为了保护各类古迹,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的原汁原味。他从东北来俄罗斯15年了,从没见过俄罗斯人在公共场所做过任何商业广告。试想:如果一座座古老的教堂或者一条条有年代感的街道,到处都充斥了现代商业味极重的广告,也许商品的名声增值了,但是古老的建筑,就或多或少要失色了!本文当然不是刻意指责广告业。现代社会,广告是客观存在,只要场地适当,时机适当,恰如其分妙趣横生的广告也可以是一景。分享这个趣闻只是想告诉大家: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还有这样一种对古迹、传统文化的尊重方式。相信,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启示吧!